

“十二五”
国家重点出版物
出版规划项目

翟晓敏
◎ 著

大西洋 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

钱乘旦
庞绍堂 / 主编

THE II
WORLD
WAR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翟晓敏◎著

大西洋战场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西洋战场 / 翟晓敏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1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

ISBN 978 - 7 - 5080 - 8291-2

I. ①大… II. ①翟…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海战—史料 IV. 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5973 号

大西洋战场

作 者 翟晓敏
责任编辑 罗 庆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4
字 数 156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THE II
WORLD
WAR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

钱乘旦 庞绍堂 / 主编

总 序

钱乘旦

二十年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全套八册在当时任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潘平先生的支持下撰写完成，并收入由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希望书库中，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印行，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作为希望小学的课外阅读书籍与贫困地区的小学生们见面了。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原稿经过修改和补充即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的一束纪念。

二十年前我为这套书写了一篇序，时至今日再看此文，其中的基本判断居然都没有过时。首先，世界又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而这二十年确实确实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但人们未曾料到，战后的发展主要是新兴国家的发展，世界力量的平衡由此发生变化，五百年的西方优势正一点点消退，非西方国家经历着群体的复兴。如何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只有对各国的发展都“乐见其成”，将其视为全人类的共同福音，才能对世界变化有正确的认识，而不致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付之于行动。

其次，苏联解体、两极世界瓦解后，这个世界不是更太平、而是更危险了，一个超级大国恣意妄为、随便改变现状的做法只使得这个世界狼烟四起，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战争的边缘。和平维持

了太长的时间，战争的记忆似乎已经遥远，年轻人只是在电脑游戏中接触战争场面，而那些游戏又确实把战争当成儿戏。这种时尚的“现代文化”隐藏着太多的隐患，人们需要尽早反思，不要让它泛滥成灾，而能够给人们带来真实的战争记忆、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伤痛的，恰恰是真实地写出战争的历史，并永远记住它留下的历史教训。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的大战，为打赢这场战争，世界人民付出了五千万人牺牲的代价，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正气本应该长存，但出于偏见或意识形态，现在有些人却有意无意地抹杀二战的正义性质，混淆是非，把正义者说成邪恶，为邪恶者涂脂抹粉。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记忆本来就在冲淡，而有意的歪曲和故意掩盖事实，无论出自何种动机，都只会助长邪恶。

作为“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半个地球激烈进行，其中一个主战场在中国。但长期以来英美话语控制了战争的诠释权，中国战场成了陪衬甚至消失在记忆中。我们这套书有意识地纠正了这种偏见，八册中有两册是专写中国战场的，一册写中国正面战场，另一册写中国敌后战场，两册合在一起，全面表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日战争。二十年前还有人故意回避正面战场，今天我们都知道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胜利。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永远不可忘记的。

所以说，二十年前的这些说法仍然有意义，因此在丛书正式出版时我将它全文刊出，作为全书的总序。

“希望书库”版序言

钱乘旦 庞绍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弹散，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前出生的那些人，如今也已经“知天命”，要年逾半百了。五十年来，尽管世界上狼烟未止，大大小小的战争始终不断，但全球性的大战总算没有打起来，出现了五十年难得的和平时期。五十年中，世界发展很快，物质生产的能力成倍增加，财富之增长居然破天荒第一次使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仅少数特殊人物可以享受优裕的生活，而且数量相当可观的普通人也能够分享其富裕了。许多地区已经习惯于和平与安宁，几代人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即使曾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战争也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人们祈望着和平能世代代维持下去，永无止境。

人们渴望和平，因为和平与幸福总是连在一起；人们痛恨战争，因为战争与苦难是同义语。很少有人不希望和平，而想要战争的；然而，战争又似乎是人类永远摆脱不掉的命运之阴云，笼罩着由希望之火点燃的历史之光。战争陪伴着人类的历史，乃至在官修的史书上，没有战争似乎就显示不出君王的伟大，没有征伐似乎就表现不了统治的英明。可悲的是，历史似乎也果真如此，还在我们的先民与巨野洪荒作斗争的时代，人类就被战争的梦魇时时纠缠，尽管豺狼虎豹凶狠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但人的不同族群之间却免不了

要彼此厮杀，人的同类相斗充满了血腥气。文明降临之后，战争与历史一起进入文明，而且越来越自觉地利用文明的进步所造成的结果，从古希腊的青铜剑，到20世纪的激光导弹，哪一个历史阶段，不见证着武器的发展与完善，人类的多少智慧，被消耗在战争这门艺术上！当后人歌颂帝王的宏业、将军的伟绩时，似乎已经忘记了战争的残酷；有些人说，战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没有战争，社会也就停止不前了。对此我们虽然不敢苟同，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社会的发展有时的确需要战争来推动，比如：当新社会需要诞生、旧社会又不肯退去时，战争会帮助消灭旧社会；当邪恶势力张牙舞爪、剥夺千百万无辜人的生命与自由时，战争会帮助伸张正义，消灭邪恶；即使在并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战争只是不开化人群的相互残杀或贪婪帝王们的争疆夺土时，它也会起到沟通文明、交流文化的作用，因为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里，地区间的联系极稀少，人们生活封闭的地域里，很少有交流的机会，于是，战争作为一种残酷的沟通手段，居然也可以成为文明的载体！

但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人性中丑陋一面的暴露。不管存在不存在正义的一方，战争都是由邪恶势力造成的。非正义的战争自不消说，它体现着统治者的贪婪、权欲和凶狠残暴；即使是正义的战争，也必然是在邪恶势力登峰造极、正义的力量不用战争作手段便不可铲除恶势力的前提下发生的。一场战争要么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实际上双方都是非正义；要么一方是正义，另一方是非正义，于是战争首先由非正义一方挑起，正义一方为反抗、为生存，不得不奋起反击，拿起武器，向邪恶势力开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典型的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的大战，为打赢这场战争，全世界人民付出了五千万人牺牲的代价，战争的财产损失，估计达到四万亿美元。人类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仅仅是为了消灭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势力之一——法西斯主义。痛定思痛，人们不禁会默然深思：难道一定要在热血和泪水中才能伸张永恒的正义吗？为什么不能在邪恶势力毒苗初露的时候就将它铲除，而一定要等它作恶多端、危害匪浅时才动员更大的人力和物力，去和它作本来可以轻易得多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后人去深思的最深沉的，也许就是这个问题。

人类是不是还需要不断地经受战争的苦难？是不是只有用鲜血和生命才能捍卫真理和正义？也许正是带着这种迷茫，世界才走完了五十年艰难的和平历程。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却不可忘记：当上一次大战奠定的世界体系瓦解之后，我们这个世界又变得动荡不安了，两极控制世界的平衡状态已经被打破，新的战争根源有可能在混乱中产生。我们能否阻止新的战争？我们能否化解各种冲突？能不能在邪恶势力刚刚抬头的时候就遏止它、消灭它？这是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严峻考验。我们渴望和平，我们希望永远不再有战争，至少不再有全球性的世界大战。我们希望人类的理智已经成熟到这个程度，即人们将永远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科学已经使人类具备了消灭自己的能力，世界的核武库可以把地球炸翻好几次。然而我们却不得不痛心地承认：战争曾一直与历史同在，我们不能保证人类的私欲永远不再助长邪恶势力的抬头，使之再次成为引发世界战争的根源。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深信：

正义会在战争中凯旋，因为人类在其本性中，天生就追求真理与正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波澜壮阔的，它高奏着振人心弦的英雄乐章，它为作家艺术家储藏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它为一代代后人留下了长久永存的崇敬与深思，它为历史家提供了永不磨灭的史绩。然而，我们仍然希望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战，铺设在人类脚下的，应该是永远的绿色和平之路。

让我们真诚地祝福和平永存。

1994年10月于南京

一 战云密集 / 1

二 生命线之战 / 17



三 首批牺牲者 / 37



四 袭取挪威 / 51



五 逐鹿南大西洋 / 75



六 海上“狼群” / 93

七 “俾斯麦”号的沉没 / 123



八 冰海迷雾 / 143



九 海空争夺战 / 161

十 德国与日本的水下联系 / 177



十一 回天乏术 / 191

结语 / 201

大西洋战场大事记 / 207

主要参考书目 / 211

战云密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海军被缴械并受到严格限制。惹是生非的妖魔一时被装进了瓶子，曾是惊涛险浪的大西洋恢复了平静。

1919年6月21日，按照受降规定停泊在苏格兰奥克尼群岛斯卡帕湾的德国舰队主力趁英国的监视舰只出海打靶之际，全部自行凿沉。尽管士气已经崩溃，德国海军仍按照帝国海军一直遵守的传统，不让自己的舰只落入敌手。停泊在其他港口的德国军舰或自沉或被协约国接收，保留下来的仅是几艘因为设备和武器陈旧而未能参战的老式舰只。

1921年早春，德国按照凡尔赛条约裁减军备，3月份国会通过了防务法，按条约规定，德国海军全部由志愿人员组成，包括舰上人员和海岸防卫部队在内，限额15000人，其中有1500名军官。海军不得保留预备役人员。军官必须服役25年，其他人员12年，海军退役军人不得在其他军事部门工作，不得对商船水手进行军事训练，允许保留的舰只数量是：6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12

艘鱼雷艇，对其吨位亦作了严格规定，分别为 10000 吨、6000 吨、800 吨和 200 吨，舰龄不少于 15 年，舰上的武器装备由协约国指定。德国可以保留距其海岸 50 公里以内的海军设施，但不得加强，不得在波罗的海入口处增建要塞工事。德国当局应向协约国提交有关计划、装备和武器性能的细节说明，禁止拥有潜艇、航空母舰及军用飞机。

这些严厉的制裁措施，其效果只是暂时和表面的，失败的一方不甘心，制裁只是刺激了德国重整军备的欲望。德国海军采取精兵政策，原帝国海军中的精华保留下来。按照质量建军的方针，官兵的征召有特别严格的条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常常是 30 至 50 人竞争一个名额。

1928 年，埃利希·雷德尔出任德国海军总参谋长，他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德兰海战中任德军舰队参谋长，为人谨慎而富于作战经验。他的目标，是在凡尔赛条约许可的范围内，建立一支以质量取胜的水面舰队。为了抵消协约国对德国火炮口径的限制，加快了速射炮和火箭的研究，改进了光学瞄准装置，雷达作为远射程炮的测距装置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度走在英国的前面。当英国还在研制这种新式装备时，德国就已经制成可供部队使用的雷达了。在造舰方面，受最高限额一万吨的限制，根据新的设计思想，发明了“袖珍战列舰”，它的速度较战列舰快，而火力又胜过巡洋舰。这样，它可凭借速度甩开对其构成威胁的敌战列舰，又可凭借其火力优势击毁巡洋舰。这种新式军舰的出现，在其他国家引起轰动，一些国外设计师将之称为未来的战舰。第一艘这种袖珍战舰是“德意志”号，其排水量在满载时可达 16000 吨，1933 年开始服役，时速 26 节，持续航行可达一万海里，配有 280 毫米口径大炮。虽然不能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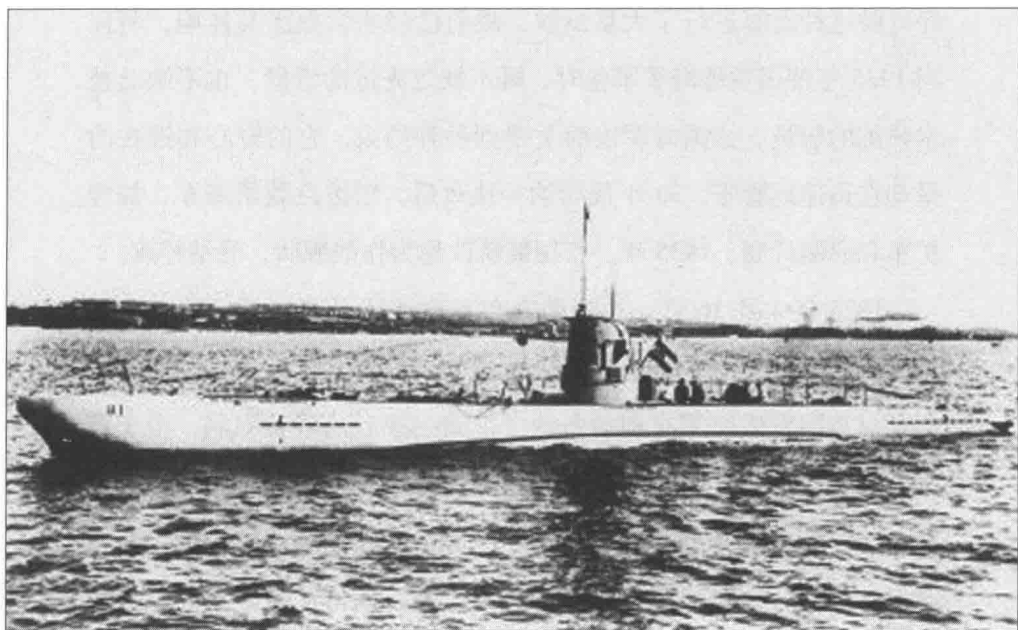


| 海军元帅埃利希·雷德尔，1943年1月之前为海军司令

际拥有最大型的舰只，德国在当时“大炮巨舰主义”的影响下，于1932年对建造3.5万吨的战列舰进行了理论性研究，并对其装备、装甲和航速进行了可行性论证。

德国海军第一支作战潜艇舰队的司令是邓尼茨，邓尼茨是个饱经考验的潜艇指挥官，1912年开始在“帝国布雷斯劳”号巡洋舰上服役。曾在黑海作战，1916年加入潜艇部队，次年在U-39号潜艇上服役，五次远航，1918年升任潜艇指挥官。同年10月在马耳他岛以东执行作战任务时，他指挥的潜艇遭到英海军护航舰的夜袭，潜艇沉没，邓尼茨被俘，进入在英国的战俘营。在此期间，他认识到，潜艇战的关键在于集中多艇协同作战。一战结束后不久，邓尼茨又回到了海军，1934年任巡洋舰舰长。此后，他担任过鱼雷艇队和轻巡洋舰“埃姆登”号的指挥官。因工作出色，从远东执行航海任务回德国后曾于1936年接受率领德国巡洋舰队周游世界的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潜艇部队司令，他后来成为海军上将、潜艇部队总司令，大战期间又继雷德尔任海军司令，并被希特勒指定为继承人。他对潜艇的战术和性能深有研究，坚信潜艇是今后克敌制胜的唯一可靠武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德国开始秘密建造潜艇，在荷兰设立了一家民用船舶公司，德国最优秀的潜艇专家在它的掩护下研制先进的潜艇，并承接了某“外国”客户的订货。1934年，基尔海军基地的秘密仓库中储有组装第一批潜艇的部件，在英德海军条约签字的前两天，德国的第一艘潜艇U-1号就下水了，两周后在埃维尔特上尉指挥下服役，成为德国潜艇学校的第一艘训练艇。第一艘作战潜艇是U-7，于同年下水。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德国水兵已



| 1936年的U-1，德国首艘潜艇